

福建霞浦摩尼教科仪典籍重大发现论证

元文琪

继 20 世纪初我国敦煌和吐鲁番出土摩尼教汉文经典唐写本之后，而今又在福建霞浦再次发现数量可观的摩尼教斋醮科仪典籍，引起国内外摩尼学界的普遍关注。霞浦新发现的科仪文书中包含不少佛、道教的术语、概念和佛神名号，不免令人产生其是否为摩尼教文献的疑惑。今将已现世的唐写本《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摩尼教残经》和《下部赞》，与新发现的科仪典籍《摩尼光佛》、《兴福祖庆诞科》等，进行全面的系统比较研究，发现无论从形式上对帕拉维语“音译文字”和偈颂赞呗的运用，还是在内容上对佛、法、僧“三宝”的推崇以及对“五佛颂”、“天王赞”的宣扬，两者皆一脉相承，具有完全相同的宗教属性。换言之，即两者在摩尼教固有的传统神灵信仰、基本教义、教法和教理等方面，虽因产生年代不同，受佛、道两教的影响有别，而显出某些差异，但本质上合若符契，别无二致。

关键词：唐写本 科仪书 佛法僧 五佛大圣 护法天王

作者：元文琪，1940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自 2008 年以来，在福建省霞浦县林氏在京宗亲林鋈先生的组织、赞助和推动下，协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经过多次田野调查，陆续发现唐以降历代摩尼教遗址：如始建于北宋初年的龙首寺（元代改称乐山堂）、姑婆宫，明代正德年间的三佛塔和始建于明初的飞路塔（塔前石刻“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字楹联）等；摩尼教科仪所用的法器宝物：如“圣明净宝”铜印、“五雷号令”银章、青铜用端、圆锥形金钟罩、青铜三足香炉和法师珍藏的摩尼光佛木雕像等；摩尼教科仪文书和斋醮典籍：如林瞪公传承的《摩尼光佛》、《兴福祖庆诞科》、《龙首寺（乐山堂）科仪书》和《摩尼教科仪集录》等，数量相当可观，令人惊叹，其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不容小觑。

众所周知，20 世纪初在我国吐鲁番发现数千块摩尼教文献残片，从敦煌莫高窟石室藏书中检出汉文唐写本《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摩尼教残经》和《下部赞》^①，从而把我国和世界的摩尼教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这次福建霞浦摩尼教科仪典籍的重大发现，无疑也将开辟唐以降历代摩尼教研究的新路向。通过对敦煌已出的摩尼教经典汉文唐写本与福建霞浦新出的摩尼教科仪典籍手抄本的比较研究，扎实而充分地论证后者与前者彼此通连，一脉相承，同样具有毋庸置疑的摩尼教属性。这样，就为下一步考辨霞浦现世的摩尼教遗址、遗物的性质，奠定了可信而牢靠的理论基础。

笔者有幸得到林鋈先生的信任、支持和鼓励，提供了理论性较强的《摩尼光佛》和《兴福

^① 本文所引三种文献的经文，参考了林悟殊和芮传明的录文和校注。为方便读者计，特将原经繁体字和异体字改为简体字。

祖庆诞科》等部分蒐集到的霞浦摩尼教科仪文书手抄本影印件，又在继续搜集和研读现代学者有关的论文专著基础上几经思考，现不揣浅陋，将初步的研究成果呈现于方家同仁。

一、霞浦《摩尼光佛》与敦煌《下部赞》一脉相承

20世纪初出土的《下部赞》，我认为是一部供下层摩尼教信众日常功修、持斋诵经、礼赞神明、忏悔结愿时使用的工具书。为方便讽颂和记忆，译者道安特采用佛经别偈的体裁形式（由四句组成，每句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不定），“经、赞、呗、愿”并举，颂神与结愿相得益彰，被公认为摩尼教古代“赞美诗篇”的上乘佳作。

《下部赞》全文共423颂由两大部分组成：前338颂，包括三段帕拉维语（即中波斯语）^①“音译文字”，至今尚未断定是萨珊帕拉维文，抑或安息帕拉维文（即帕提亚文）。至于译者所提示的“宜从依梵”，并非专指佛教梵本，因为当时的“梵文”，乃“外文”的统称，自然包括帕拉维文在内。另外书中依次标有“赞夷教文”（二叠）、“叹无常文”、“普启赞文”、“称赞忙尼具智王”，“一者明尊”、“收食单偈”（二叠）、“叹诸护法明使文”（三叠）、“叹无上明尊偈文”、“叹五明文”（二叠）和“叹明界文”等小标题，且大多标明作者。从内容上看，主要是赞颂摩尼教崇奉的神明，宣扬摩尼教的基本信仰、教义和教法；尽管行文中大量借用佛教术语，也难以掩盖其摩尼教的本质特征。从338颂至末尾，属于结愿忏悔部分，内含旬斋和常日结愿所用的偈颂呗赞，以及你逾沙忏悔文等，显著地展示了摩尼教下层信众具体的宗教活动情形。

目前出现的《摩尼光佛》又是怎样的一部典籍呢？只要细读全书，再与《下部赞》相比照，似可断定：此《摩尼光佛》（共82页）乃是典型的摩尼教斋醮科仪经典。查该书第37页，就有“请福科终”字样，无疑表明《摩尼光佛》的前37页，肯定为讲述摩尼教“请福禳灾科仪”（亦即吉科）的内容，其中包括“众唱大圣”五佛，“恭敬十方常住三宝”（即圆明佛、微妙法和清净僧），“回向”三皈依（即皈依佛、法、僧），导出“依佛渐修，如法炷梵修”，“敬信尊神辈、诸天界诸天子、护持清净正法者”，再由星相轮的演化，引出“赞天王”，“众坐铺对土地赞”，回向“称赞大圣摩尼光佛”，“再拜香花请”诸佛，“志心信礼”三佛，“看经念天女咒”，“看光明经、四寂赞”，回向“忏悔玄文”，宣疏“明体赞”，“再拜香花送”诸佛，末了“请福科终”。由此不难看出，与《下部赞》相比，显然《摩尼光佛》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宗教轨仪也更加完整规范。倘若把37页之后有关摩尼教“超度亡灵科仪”（亦即凶科）的记述加进来，那么我们上述的论断，理由就更为充足了。

《摩尼光佛》下半部分^②的章节架构“下生赞”（颂扬摩尼光佛），“吉斯咒”（赞美夷教和佛），“天王赞”（共含13偈颂），“称扬礼拜大圣、世尊”五佛，赞颂十二佛，回向“启请诸护法众”，“开坛赞”、“恭敬十方常住三宝”、“三皈依”导出“依佛渐修，如法炷梵修”，“大香赞”，“对土地赞”，回向奏请五佛，“随案唱五雷子”，“歇时做信礼”，“随案唱莲台”，“五佛记”，左举“登宝宫、相宫、月宫、日宫、常明、三常”，五佛开“五大慈门”，五乐“五圣境”，最后以“新明界”颂作结。显而易见，在“超度亡灵科仪”中，五佛大圣世尊的地位最为

^① 帕拉维语亦称中波斯语，为安息王朝和萨珊王朝时期的国语。它上承阿维斯塔语和古波斯语，下接新波斯语（即达里波斯语，简称波斯语）。安息帕拉维语又称北帕拉维语，或迦勒底帕拉维语，亦即帕提亚语。萨珊帕拉维语又称南帕拉维语，或帕尔西克语。帕拉维文发轫于东阿拉米文（伊拉克阿拉米文），有七种书写形式，内含约一千个“霍兹瓦雷什”字，是从古叙利亚文中借用的阿拉米字。20世纪初在我国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文献残片中未见有“霍兹瓦雷什”字，被认为是经过改良的帕拉维文，似可称其为纯帕拉维文或摩尼文。

^② 《摩尼光佛》下半部分结尾，并未标明“度亡科终”，但从其内容看，则无疑属于“超度亡灵科仪”。

崇高，也是摩尼教信众最主要的称颂对象。惟有求得五佛大圣的怜悯慈悲，才能如愿以偿地超度亡灵，往生净土，永享安乐。

本文的主旨在于宏观地把握两部经典的要义，进而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以便准确地判定它们具有完全相同的宗教属性。下面就以具体的例证予以说明。

例一，两部经典都使用了摩尼教标志性的帕拉维语“音译文字”。由此便可断言它们绝非佛经和道经。如前所述，《下部赞》含有三大段帕拉维语“音译文字”；而《摩尼光佛》内含长短不一的同类“音译文字”，凡13见，穿插于带韵的散文和偈颂之间。虽然笔者读不通成段的“音译文字”，但借助手头的《帕拉维语——波斯语辞典》^①，仍可辨认出若干关键词语。譬如，在《下部赞》第二段“音译文字”末尾出现“夷萨乌卢诃，祚路郁于咽”字样，而在《摩尼光佛》第32页写道“唵啞唞诃，苏路和醯”，两者的语意完全相同，即“清净光明，大力智慧”。经查词典，“夷萨”或“唵啞”，乃帕拉维语 yazat 的音译^②，本意为“神灵”，引申作“清净”（因为神灵本身及其所处境地自然清净，一尘不染；“乌卢诃”或“唞诃”，乃帕拉维语 rōšn 的音译^③，含“光明”、“闪耀”之意。“祚路”或“苏路”，乃帕拉维语 zōr，或 zūr 的音译^④，意为“力量”、“大力”；“于咽”或“和醯”乃帕拉维语 hōš 的音译^⑤，意为“理智”、“聪慧”。“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个字寓意深刻，内涵丰富，影响深远。不仅《下部赞·普启赞文》有所提及“清净光明大力慧”（第146颂），“清净光明力智慧”（第151颂），《摩尼教残经》也有记述“《宁万经》云‘若电那勿具善法者，清净、光明、大力、智慧，皆备在身，即是新人，功德具足。’”^⑥《摩尼光佛》（第32页）在提到这八个字时特别注明要“各念三遍”，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例二，两部经典所采用的偈颂有不少是意思相同或相近的，兹录几首别偈如下：

香气氛^⑦氲周世界，统一无杂性命海，弥纶充遍无障碍，圣众遊中香妙最。

（《下部赞》第301颂。《摩尼光佛》第9页，将“氛”字改为“氲”，“弥”字写成“迷”，第56页将“氛”字改为“氲”。）

彼界宝山亿千种，香烟涌出百万般，内外光明体清净，甘露充盈无边畔。

（《下部赞》第303颂。《摩尼光佛》第10、57页，将“种”字改为“众”，第60页将“亿千种”改为“一切众”。）

复告真空一切众，大力敬信尊神辈，及诸天界诸天子，护持清净正法者。

（《下部赞》第140颂。《摩尼光佛》第11、44页，将“真空”字改为“冥”。）

大圣自是吉祥时，普曜我等诸明性，妙色世间无有比，神通变现复如是。

（《下部赞》第42颂。《摩尼光佛》第29页。）

愿施戒香解脱水，十二宝冠衣纓络，洗我妙性离尖埃，严饰净体令端正。

（《下部赞》第30颂。《摩尼光佛》第32、43-44页，将“洗我妙性”改为“洒除坛界”，“饰”字改为“洁”，“体”字改为“口”。）

又启普遍忙你尊，阎默惠明警觉日，从彼大明至此界，敷扬正法救善子。

（《下部赞》第135颂。《摩尼光佛》第43页，“忙你尊”三字改为“摩尼光”，“法”字改

① 巴赫拉姆·弗拉瓦希 《帕拉维语——波斯语词典》，德黑兰大学出版社，1979年。

② 见前引《帕拉维语——波斯语词典》，第648页。

③ 见前引《帕拉维语——波斯语词典》，第488页。

④ 见前引《帕拉维语——波斯语词典》，第671页。

⑤ 见前引《帕拉维语——波斯语词典》，第277页。

⑥ 林悟殊 《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22页。

⑦ 偈颂中的字下黑点为笔者所加。下同，略。

为“教”。

又启日月光明宫，三世诸佛安置处，七及十二大船主，并余一切光明众。

(《下部赞》第127颂。《摩尼光佛》第43页，将“宫”字改为“佛”，“船”字改为“般”，“余”字改为“诸”。)

普愿齐心登正路，速获涅槃净国土，七厄四苦彼元无，是故名为常乐处。

(《下部赞》第119颂。《摩尼光佛》第45页，将“齐心”改为“灵魂”，“获”字改为“脱”。)上列数偈，虽有个别字词的更动，却并未伤及所要表达的旨趣。这足以说明两部经典的偈颂如出一辙，毫无二致。

例三，《摩尼光佛》之“忏悔玄文”(第34页)与《下部赞》之“你逾沙忏悔文”(第411—414颂)原本是一样的，只因出现几个字词的变动，抑或由于后人断句标点不同，而略显差异。分别罗列如下：

此偈你逾沙忏悔文：

我今忏悔所，是身口意业，及贪嗔痴行，乃至纵贼毒心，诸根放逸；或疑常住三宝，并二大光明；或损卢舍那，身兼五明子；於师僧父母、诸善知识，起轻慢心，更相毁谤；于七施、十戒，三印法门，若不具修，愿罪消灭！^①

忏悔玄文：

我今忏悔，所是身口意业，及贪嗔痴。或乃至从贼毒心，诸根放逸；或宜常住三宝，并二大光明；或损卢舍那身，及五明子。于僧师父母、诸善知识，起轻慢心，更相毁谤；于七世十戒，三印法门，若不具修，愿罪消灭。^②

例四，两部经典皆有同样对“十二佛”的偈颂。《下部赞·收食单偈·大明使释》(第168—172颂)：

一者无上光明王，二者智慧善母佛，三者常胜先意佛，四者欢喜五明佛。

五者勤修乐明佛，六者真实造相佛，七者信心净风佛，八者忍辱日光佛。

九者直意卢舍那，十者知恩夷教佛，十一者齐心电光佛，十二者惠明庄严佛。

身是三世法中王，开扬一切秘密事；二宗三际性相义，悉能显现无疑滞。

按《摩尼光佛》(第48—49页)只有几处变动：将“无上光明王”改为“无上光明佛”，“卢舍那”改为“舍那佛”，“惠明庄严佛”改为“庄严惠明佛”。显见是在突显“佛”之尊号。

作为斋醮科仪文书，《摩尼光佛》通篇都在颂佛、礼佛、请佛和送佛，敬赞祷祝之词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因为广大信众所崇奉的诸多神佛，寄托着他们的愿望和期待，无不与美好的修饰词相关联。《下部赞·一者明尊》(第164—167颂)就提到“一者明尊，二者智慧，三者常胜，四者欢喜，五者勤修，六者真实，七者信心，八者忍辱，九者直意，十者功德，十一者齐心和合，十二者内外俱明。庄严智慧，具足如日，名十二时，圆满功德。”几乎完全相同的溢美字句还出现在阐发教义弘旨的《摩尼教残经》中，并有极为详尽的阐释，涉及清净师僧所具备的各种美德和品行。^③

笔者认为，将崇奉神明与崇尚美德紧密相结合，乃是摩尼教传统固有的本质特征，也是它饱经沧桑，历久而不衰的原因所在。早于百多年前陈垣先生就曾由衷地赞叹“摩尼教治已极严，

① 见前引《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第264页。所引文字下黑点为笔者所加。下同，略。

② 本文所引露浦科仪书经文，皆由笔者断句、标点。为方便读者计，特将原经繁体字和异体字改为简体字。下同，略。

③ 参见前引《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第225—228页。

待人极恕，自奉极约，用财极公，不失为一道德教。”^① 诚哉斯言！真知灼见也。

二、《摩尼光佛》推崇“佛、法、僧”三大信仰溯源

《摩尼光佛》开篇，在众唱五佛大圣之后，紧接着便举唱：

昔时大圣闻三宝，尔是今生学道人，愚迷不晓无为圣，却执凡中有碍身。

偈颂中的“三宝”，亦即构成摩尼教基本信仰的“佛宝”、“法宝”和“僧宝”的统称。请福禳灾科仪中载有“恭敬十方常住三宝”（第4-6页）：一心奉请“千花台上，百宝光中，辞六宝而权串碍身，入五浊而广度群品”之十方遍法界圆明佛——“明毫照耀，八无畏而表威神，妙相端严，九灵祥而超世俗”；一心奉请“应轮宝藏，秘妙玄文，是忙示之替身作群生妙义”之十方遍法界微妙法——“金华演处，明明洞彻于三常，玉偈宣特，了了玄通于六趣”；一心奉请“真佺上士，四果明仁，性天佛日以常圆，心地戒珠明朗彻”之十方遍法界清净僧——“说法度人溪山，便是广长舌，随缘应现山色，无非清净身。”何止于“一心奉请”，更加要“虔诚皈依”。是故，则须“回向”再拜，表示“三皈依”（第6-8页）：“皈依佛，过去、现在、未来，无等相营灵台。莲花座上咲哈哈，便是摩尼境界。……”“皈依法，应轮宝藏妙谛，功与德不思议。金华梵字广弘施，载尽二大义理。……”“皈依僧，分明二宗如故，思得度众生苦。圣愿意教生徒，万亿恒河教。……”再看超度亡灵科仪，虽然标出“恭敬十方常住三宝”（第53页），却不见具体的下文表述，而对“三皈依”（第54-56页）的解释倒较为详细，兹过录如下：

皈依佛，萨缓默罗圣主，居方外永安固。巍巍美相若宝珠，无生无灭法体真常住。万亿圣贤常仰瞻慕；仰瞻慕，愿降威神加护。一定光无晓暮，真实元本安乐处。普愿三界明性早觉悟，尽向大明相将皈去。

皈依法，夷数始立天真微妙义。最可珍，遍周沙界作通津。二宗三际义，广开陈觉悟。明性脱离凡尘；离凡尘，复本真如圣身。续来世转法轮，十般殊胜永清新。惟愿今宵功德荐亡灵，志心回向修证佛因。

皈依僧，罗汉真人上佺，回光性降十天。广遊苦海驾明船，滂漉无价珍宝至法筵。救拔无数真善明缘；善明缘，五戒三印俱全。微妙义最幽玄，光明众广宣传。七时礼忏，志意倍精专，流传正法相继万年。

另外，《兴福祖庆诞科》也提及佛、法、僧“三宝”（第11页）：“志心皈命礼，请尽虚空境、遍法界中，十方常住无上至真光明佛、常命秘藏微妙法，圣凡大师清净僧。三宝慈尊临法会，请登供筵作证明。”至于其他科仪文书对“三宝”的赞颂，也是屡见不鲜。如《摩尼教科仪集录》（第24页）记述“（想）三宝金身，耀日高大，威容凛凛，毫光灿烂在眼前。”又在“（想）金莲座神位”的图示中，把佛法僧“三宝”置于最高的地位。^②

“佛法僧”三大信仰，排在第一位的“佛”自然是摩尼教最根本的核心信仰，对此后文将详加论述。这里有必要对“法”再多说几句。因为《摩尼光佛》在“三皈依”之后，紧接着便是“依佛渐修，如法炷焚修”，由此引出对“香”的称赞。请福禳灾科仪（第9页）提到“戒香定慧”香，“解脱知见”香，“洞真法性”香，“道德灵宝”香。烧香拜佛，“皈命虔诚伸供养十方常住光明佛、微妙法、清净僧”。超度亡灵科仪（57-58页）所焚烧的香有“真常怜悯”、“真常诚信”、“真常智慧”、“真常具足”、“真常忍辱”五种香，而“皈命虔诚伸供养”的则是与之相对应的五佛大圣，并附加“大赞香”（第58页）曰“我今诞启无余，会心炉焚起六合香，供

① 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370页。

② 见《摩尼教科仪集录》第61，67，77页。

养十方常住光明佛、微妙法、清净僧。海会众真气普照，融结云台，遍布三千大千无边法界，上通无为三清境。一切佛国，囊括无方，俱得解脱。智见加胜一切旃檀薰陆，沉麝诸邪异香爱乐。正法无价，法香法性，三身各其资勳。无非定慧、道德灵宝，接引一切虚空微尘众。咸令启发智慧，分别真实善果。功德之心灭除，今生积生多劫。尘沙重罪是名，逝性安乐法门。伏愿现在当来世，一切有缘人，沾染余波胜郁，修此香国，俱证宝香身，超生安乐国。”此外，“开坛赞”（第51页）还提到三智：“稽首广大智，微妙善心王，万法本根源，圆明常寂照。稽首圆镜智，微妙大惠明，警觉诸群迷，随缘有感应。稽首净法智，微妙净法风，妙意变化间，分身千百亿。三隐净法身，圆明一性智，亦现体不同，一性元无二。我今普法众，运心竭竭诚。遍沾诚，水性洒净新人殿。启请法中王，安住法空座。焚以七觉香，戒品为香气；燃以七宝灯，智慧为光焰；散以七宝花，万法为庄严；献以法喜食，檀枕以为味。以兹妙法供彼净福田，因虚空可度量功德无穷尽，荐拔亡者灵，往生安乐国。”谈“法”的经文甚多，无非是在阐明摩尼教的基本教义和法理，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佛、法、僧“三宝”原本是佛教用语，《摩尼光佛》借来阐明摩尼教的基本信仰、基本教义和法理，当属正常之举，无可厚非；这恰好说明两者的宗教观念和思想是契合融通的。“佛”乃是梵文 Buddha 音译“佛陀”的略称，意译为“觉”。这种“觉”包含“自觉”、“觉他”和“无上正觉”（即觉性圆满）。佛教所信仰的“法”，就是释迦牟尼创立和宣讲的佛教的教理、教义和教法，或者说是被称作“三藏”的佛教经典。所谓“僧”，乃佛的信奉者，是为出家专为弘传和实践佛法的职业教徒。

因入华摩尼教受佛教影响深远而广泛，倘若缺乏有关佛教的基本常识，也就难以把握摩尼教的本质特征。有比较才能加以鉴别，尤其在摩尼教大量借用佛教术语的情况下，很容易混淆两者的异同，导致模糊乃至错误的见解。如前所述，《摩尼光佛》虽然借用了佛教关于“佛、法、僧”的概念，也采纳了不少相关的术语，但并没有被“佛化”，它所阐明的仍然是摩尼教的传统信仰、基本教义和法理。《摩尼光佛》着力宣扬的佛法僧“三宝”、“三皈依”，表面看是对佛教的借鉴，其实还是有所本的，那便是早在千年前现世的汉文唐写本《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以下简称《教法仪略》）。

《教法仪略》于唐开元十九年（732），摩尼教师僧拂多诞奉诏撰写，由集贤院译出。在《托化国主名号宗教第一》（以下简称《宗教第一》）中，作者开宗明义，首先解说教主摩尼的名号：“佛夷瑟德乌卢诃者（本国梵音也），译云光明使者，又号具智法王，亦谓摩尼光佛，即我光明大慧无上医王应化法身之异号也。当欲出世，二耀降临，分光三体；大慈悯故，应敌魔军。亲受明尊清净教命，然后化诞，故云光明使者；精真洞慧，坚疑克辩，故曰具智法王；虚应灵圣，觉观究竟，故号摩尼光佛。光明所以彻内外，大慧所以彻极人天，无上所以位高尊，医王所以布法药。”这不由得令人对教主摩尼肃然起敬，对他光明、智慧的神性赞叹不已。作者继而写道：“则老君托孕，太阳流其晶；释迦受胎，日轮叶其象。资灵本本，三圣亦何殊？成性存存，一贯皆悟道。”是言老君、释迦和摩尼三大教主具有相同的神性，别无二致。他们应该同样地受人崇拜。

林悟殊教授认为，“《仪略》的作者是以三圣同一的理论来解释的，把摩尼、释迦牟尼、老子视为一源。”^①而且说“简言之，就是如何说明摩尼与释迦牟尼、老子这三者的关系，便成为了《仪略》作者的首要任务。”^②于是乎，《宗教第一》，“实际就是作者的三圣同一论。”^③但从上揭经文看，作者显然是将颂扬本教教主的神性放在首位，着墨也最多，并没有本末倒置，把说明三圣的关系视为最重要。其次，我们说三圣具有相同的神性，是就其本质而言的，并未涉及其

①②③ 见《〈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的三圣同一论》，《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83页。

他的差别。而“三圣同一论”的内涵比较宽泛，容易模糊三圣为不同宗教教主的界限。

林教授有言“而这三圣，又都是‘二耀降灵，分光三体’的结果。”^①“‘三体’系指摩尼本人及老君、释迦这三圣的身体。‘二耀降灵，分光三体’的意思，乃谓日月降下神力，把光明分赐给摩尼、老君和释迦等三圣。如是，摩尼、老子和释迦三者的神性，都是光明王国之神所赐予的，本质是一致的。这就是《仪略》的三圣同一论。”^②所言差矣！文中“二耀降临，分光三体”显然是专用来解释光明使者名号的，与三圣的身体毫无干系。如果三圣的神性果真都是“光明王国之神”（似应指大明尊——笔者）所赐予的，那么摩尼、老子和释迦三者岂不都归属于摩尼教，成为同质并立的神明了？《教法仪略》作者绝没有阐发这样的“三圣同一论”。林教授坚持认为，撰于公元八世纪的《教法仪略》，“用三圣同一论来阐发其教主与释迦牟尼、老子的关系，把摩、释、道三教合而为一。”^③前不久发表的论文中又提到“《仪略》第一章《迂化国主名号宗教》，可说是唐代摩尼僧为适应华情而提出的一个佛道化纲领性文件。”^④对此，笔者实在难以苟同。

按《宗教第一》第2段，主要讲述教主摩尼“自胸前化诞，卓世殊伦，神验九征，灵瑞五应者，生非凡也。又以三愿、四寂、五真、八种无畏，众德圆备，其可胜言；自天及人，拔苦与乐，謏德而论矣。若不然者，曷有身诞王宫，神凝道慧，明宗真本，智谋特正，体质孤秀，量包乾坤，识洞日月？”继则写摩尼创立正教，“开二元大义，示自性各殊；演三际深文，辩因缘互合。诛耶（邪）佑正，激浊扬清。其词简，其理直，其行正，其证真。六十年内，开示方便。感四圣以为威力，腾七部以作舟航；应三宫而建三尊，法五明而立五级。妙门殊特，福被存亡也。”这分明在宣扬教主摩尼的神圣特质，诠释摩尼教的基本教义和教理。再看第3段经文，虽说征用了佛教《摩诃摩耶经》和《观佛三昧经》，以及道教《老子化胡经》，但是作者的志趣依然在阐述摩尼教的“转大法轮，说经戒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上从明界，下及幽途，所有众生，皆由此度。”摩尼之后，“教合传于中国”，“教流诸国，接化苍生”，“证记合同，圣迹照著。”第4段即末段，尽管引用了释教经文，然而作者本意无不在宣传本教义理“教阐明宗，用除暗惑；法开两性，分别为门。……行门真实，果证三宫。性离无明，名为一相。今此教中，是称解脱。”概言之，《宗教第一》绝对是摩尼教纲领性文献，而绝非佛道化纲领性文件。笔者没有轻视和忽略佛道两教对摩尼教产生相当大影响的史实，只是不同意过分夸大佛道两教影响的观点。实际上唐时的摩尼教，作为从波斯传入的“三夷教”最盛者，也拥有相当势力，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谈不上什么“佛化”和“道化”。退而言之，借鉴和融合佛教的某些术语和思想概念，正是摩尼教自身的特点之一，对其不可忽视和否认，但也不能无限夸张，以致损毁我们对摩尼教本身的认知。

应该指出，在《宗教第一》之后，还有《形相仪第二》描述摩尼光佛的“体备大明，无量秘义；妙形特绝，人天无比”等。《经图仪第三》记载摩尼亲自撰写的七部经典及《大二宗图》。《出家仪第六》言简意赅，阐明“二宗三际”基本教义。《五级仪第四》讲述五级僧侣“咸遵教命，坚持禁戒，名解脱路”。《寺宇仪第五》指出“右置五堂，法众共居，精修善业；不得别立私室厨库。每日斋食，俨然待施；若无施者，唯使听人，勿畜奴婢及六畜等非法之具。”《四法

① 见《〈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的三圣同一论》，《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85页。

② 见《〈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的三圣同一论》，《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8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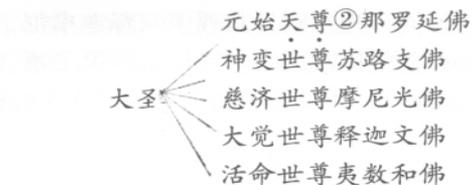
③ 见《〈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的三圣同一论》，《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89页。

④ 林悟殊《“宋摩尼依托道教”考论》，载张荣芳、戴治国主编《陈垣与岭南：纪念陈垣先生诞生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95页。又，文中黑点为笔者所加。下同，略。

第七》(空白)。通观全文,确是名副其实的一份摩尼教纲领性文献。竟然被当朝皇帝判为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①真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笔者看来,《教法仪略》无疑蕴含着摩尼教对“佛法僧”的基本信仰,称其为《摩尼光佛》科仪书有关信仰的滥觞,当不为过。

三 “五佛颂”和“天王赞”探析

《摩尼光佛》开篇便是“众唱大圣”:



此后紧接“众和礼:恭敬十方常住三宝”,转而“一心奉请”圆明佛、微妙法、清净僧,“回向”展开对“三皈依”的阐述。直至第37页“请福科终”,经文涉及的内容颇多,唯独不见对五佛大圣的集中颂扬。而在第37页之后的超度亡灵科仪,却是以称赞五佛大圣为主旋律,反复地唸诵“佛愿深如海,愿度此亡灵;稽首敬皈依,常超解脱道。”第72-74页礼赞五佛大圣的内容多有重复,兹摘录几段如下。

恭望圣慈垂光宝座(和) 谨谨上请。九霄队仗排空下,降节飘飘映彩霞,毫相光临七宝座,祥烟散作五云车。梵音缭绕三千界,珠网玲珑散百花,月面金容降尘刹,接引亡灵入佛家。(随案唱 五雷子)

一佛那罗延,降神娑婆界,国应波罗门,当淳人代。开度诸明性,出离生死苦。愿亡灵乘佛威光,证菩萨会。

二佛苏路支,以大因缘故,说法在波斯,度人无数。六道悉停酸,三途皆息苦。愿亡灵乘佛威光,证菩萨会。

三佛释迦文,四生大慈父,得道毗蓝苑,度生死苦。金口演真言,咸生皆觉悟。愿亡灵乘佛威光,证菩萨会。

四佛夷数和,无上明尊子,降神下拂林,作慈悲父。刹刹露真身,为指通霄路。愿亡灵乘佛威光,证菩萨会。

五佛摩尼光,最后光明使,托化在王宫,示为太子。说法转金轮,有缘蒙济度。愿亡灵乘佛威光,证菩萨会。

稽首我世尊,以大因缘故,应化下生,来作四生父。悲心度众生,永离生死苦。愿慈悲接引亡灵,往生净土。(第62-64页)

伍佛记,诸经备。第一那罗延,苏路二,释迦三,夷数四,末号摩尼光。具智称明使,八无畏九灵祥。无上明尊诸佛子,有神通,动天地,须表二宗,发分三际。催外道,皈三宝,收救气风明水火。为人无数法座,金口宣扬明暗种因果。诸明子须觉悟,人生百岁如电扫,弃邪魔须办早,救与同皈彼岸无烦恼。(第70-71页)

上揭经文令人联想到20世纪初在吐鲁番发现的帕拉维文摩尼教文献《沙普尔甘》,原为教

① 《通典》卷四〇,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03页。

② 那罗延佛被称为“元始天尊”,仅此一处,而后的经文均改称“元始世尊”。经文字下黑点为笔者所加。下同,略。

主摩尼特向萨珊国君沙普尔一世（240—270年在位）奉献的经书，旨在表达他力主创建世界性宗教的决心“明神的使者一次又一次地把智慧和善行传到人间。有一个时代由名叫佛陀的使者传到印度，又一个时代由名叫琐罗亚斯德的使者传到波斯，另一个时代由叫耶稣的使者传到西方。而今，启示又降下来，在这个最后的时代，先知的职分落在我摩尼身上，由我作为向巴比伦传达神的真理的使者。”^①显然，《摩尼光佛》所称颂的五佛世尊，是由上述大明尊神的诸使者演化而来的，只是又增添了个那罗延佛。^②笔者认为，既然已将琐罗亚斯德、释迦、耶稣纳入于摩尼教所崇奉的神灵体系，那便与以教主身份面世的他们有所区别，不可等同视之，混为一谈。否则，摩尼教必将丧失其独立性，称不起摩尼教，而只能算是诸教的混合体。

应该指出，五佛大圣乃摩尼教地位最显赫的神明，五佛颂中摩尼光佛又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其次是夷数和佛。《摩尼光佛·下生赞》（第37—39页）详细描述摩尼的诞生、成道、传教的神奇和业绩“摩尼佛下生时，托荫于苏隣。石榴树枝呈瑞园，官诣丹墀奏表希奇。……未艳喜食，花颜喜欢，神人诚责别宫安。十月满将花诞出，诣娇培涌化胸间。地涌金莲，捧天酒甘露。十方诸佛尽欢欣，三毒魔王悲烦恼。巍巍宝相，凡间难比。……年四岁出家，十三成道便破水洗。于今阎默圣引观三际，初中后事皆通知。……想威感波斯，说勃王悟里。四维上中下皆从，皈依沙密闍黎。随佛遊光化长眉，我佛说法，人天会里总持。持佛说二宗大义，三际消旧罪。……”《吉斯咒》（第39—42页）则对夷数和佛大加颂扬：“……称念夷数佛，既死而复甦；称念夷数佛，枯木令兹茂；称念夷数佛，沉沦俱解脱；称赞夷数佛，朽骨再甦还话。……仰启夷数佛，同弘无尽愿。若人有恶梦，或被官司囚系，及一天亢旱，苦难逼身者，称念吉斯圣，寻声皆应。发愿已竟还真寂，众皆忏悔求舍过。愿求断恶尽，成如上道。”至于对其余三位大圣世尊的礼赞，恕不分别引述。

值得注意的是，超度亡灵科仪还将五佛大圣与净风五子所代表的怜悯、诚信、具足、忍辱、智慧相联系，颇为耐人寻味。按《摩尼教残经》有言：惠明使“于已五体，化出五施，资益明性。”其“五施”者，即“怜悯、诚信、具足、忍辱、智慧”，恰好与囚禁五明子的“怨憎、嗔恚、淫欲、忿怒、愚痴”等五狱官相对应。经文还说“怜悯以像持世明使，诚信以像十天大王，具足以像降魔胜使，忍辱以像地藏明使，智慧以像催光明使”。^③由此可见，“救尽有缘性，同登妙宝莲台”（第68—70页）的五佛大圣与摩尼教崇尚道德智慧的传统观念合若符契，一脉相承。不妨引录《摩尼光佛》科仪书的经文（第74—79页），以兹佐证：

是故澄心礼称赞，除诸乱意真实言，承前不觉造诸愆，今夜恳忏罪消灭。

仰启真天诸圣众，权为父母显真机，大开方便度群生，接引亡灵登正路。

大圣摩尼光佛（和）愿开智慧^④大慈门（和）摩尼光佛。苏隣降迹号摩尼，应化三身妙入微。九种灵祥超世俗，八般无畏表神威。四岁出家辞国位，十三成道演真言。一切有缘皆得度，万灵咸仰尽皈依。仰启慈济世尊摩尼光佛，大慈大悲。寻声来救度，惟愿亡者离苦，上生天堂见佛。闻径逍遥自在，极乐欢愉无量受，莲台救竟永逍遥。（一案举）

大圣那罗延佛（和）愿开怜悯大慈门（和）那罗延佛。那罗元始度人轮，得度为功十礼文。教设洪荒行正道，果侏淳朴化初人。一传八代源流远，五万七千法正真。十四真言功不泯，屹然铜柱更加新。仰启元始世尊那罗延佛，大慈大悲。寻声……（同上，略）

大圣苏路支佛（和）愿开诚信大慈门（和）苏路支佛。二尊苏路是真身，叱喝邪魔到

① 见《〈摩尼教残经一〉原名之我见》，《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95页。

② 关于那罗延佛的出处，尚有待探讨。

③ 参见拙著《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48页。

④ 经文用词下面的黑点，系笔者所加。下同，略。

业轮。世界三千威振习，城门十二现威神。鼻蛇叱去王心悟，死后垂苏国论称。六十年间身寂去，宗风三百岁清真。仰启示现世尊苏路支佛，大慈大悲。寻声……（同上，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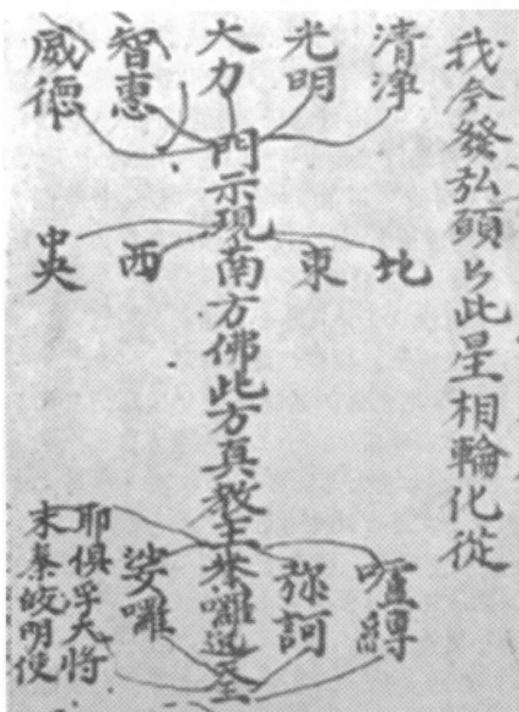
大圣释迦文佛（和）愿开具足大慈门（和）释迦文佛。释迦天竺诞王宫，弹指还知四苦空。十九春城求国位，六年雪岭等成功。火风地水明先体，大地山河显圣功。授记以名余国位，我今得遇后真宗。仰启大觉世尊释迦文佛，大慈大悲。寻声……（同上，略）

大圣夷数和佛（和）愿开忍辱大慈门（和）夷数和佛。愿开夷数再甦生，圣化神通不可量。白鸽飞来腾瑞相，那能俗处现风光。六旬住世身皈寂，三百余年教阐扬。授记明童迎后圣，愿为我等布津梁。仰启活命世尊夷数和佛，大慈大悲。寻声……（同上，略）

五佛大圣开启五大慈门，接引亡灵奔赴明界圣境。若经过“怜悯、诚信、具足、忍辱、智慧”等优良品德的洗礼，亡灵的超生净土是绝不可能的。

关于“天王赞”，《摩尼光佛》的请福科仪（第13-14页）有较为详尽的描述“十天王者，梵名阿萨漫沙也。是故，道教称为昊天玉皇大帝。住在第七天中，处在大殿，管于十天善恶之事。此天内有十二面宝镜：上面观于涅槃，下面照于阴司地府，十面鉴于十天诸魔背叛等事。化四天王管四天下：咄缚逸天王管北郁坛界，弥诃逸天王（辖东拂于兑，业缚罗逸天王——笔者增补）统御南阎浮提，娑罗逸天王掌握西瞿耶尼。^① 四天大明神若见诸天恶魔起奸计，搔扰天空地界，诸圣应时展大威神，折挫调伏，速令安定；急使调伏，一心虔恭，合掌皈依。同降道场，加彼下界福德，男女长福消灾，增延福寿。”由此可以得知，“四天大明神”乃由“十天王者”所化生，负责管理四天下。再看此前的一段经文（第12页）：

我今发弘愿，愿此星相轮化从



由星相轮演化出的图示表明，北东南西和中央“五方佛”，乃为清静、光明、大力、智慧和威德“五门”的示现；而与咄缚、弥诃、业（缚）罗、娑罗四天王相对应的，依次为北方（清静），东方（光明），南方（大力），西方（智慧）；另外增加的耶俱孚大将与味嚙皎明使，则与中央（威德）相关联。按《兴福祖庆诞科·请护法文》（第8-9页）有言“恭唯四梵天王、二大护法威灵。赫赫圣德巍巍神，锐持手若风生，宝甲浑身如电闪。曾受记于当年，誓护法于末世。”据此不难断定，《摩尼光佛》所称颂的诸天王皆为护法之神灵。“诸护法众、一切降魔使，愿将威神保护正法门，顿渐二众普愿常加护。法轮大转，佛日高悬，堂堂无障碍。诚心匪碍我愿，愿无穷愿通三千界。”（第50-51页）诸如此类的赞美称颂，在各科仪书中触目皆是，足见诸护法神明地位之重要。

与四天大明神关系密切的“清静、光明、大力、智慧”，不仅在《摩尼教残经》有所记载：

① 查《宗教大辞典》，任继愈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868页。“五方六国”辞条所载，东方弗于岱，南方阎浮利，西方俱耶尼，北方郁单，上方自然之国。六国指五方所在之国和中国。

“《宁万经》云‘若电那勿具善法者，清净、光明、大力、智慧、皆备在身，即是新人，功德具足。’”^①而且出现在《下部赞》的偈颂和帕拉维语“音译文字”中，还蕴含在《教法仪略》的字里行间。这充分说明，“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是摩尼教固有的传统信仰观念。查《摩尼教科仪集录》（第36页），对这八个字词的解释为“清净镇混浊，光明镇黑暗，大力镇多类，智慧镇愚痴。”《摩尼光佛》则在“首净坛”时特别提示信徒要“各念三遍”“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唵啞唵洗，苏路和醯”（第32页）；而且于五佛大圣开启五大慈门之后，举唱赞叹五大圣境（第79-81页）：

“智慧乐，智慧圣境受欢娱。智慧乐。归去来兮归去来，谁能六道免轮回？借问家乡何处去？光明宝界百花台。

光明乐，光明圣境受欢娱。光明乐。七宝池中七宝桥，香空圣子尽相邀，圣子把花齐赞咏，化生池里唱齐饶。

大力乐，大力圣境受欢娱。大力乐。极乐云台七宝庄，金台银阙满三千，琉璃殿塔相交映，瑞色高明日月光。

清净乐，清净圣境受欢娱。清净乐。十二光王常翊从，无边圣子竞来前。香空圣众常围绕，两下花鬘及宝冠。

皈命乐，皈命圣境受欢娱。皈命乐。玲玲天乐满长空，风散余声西复东。应是下凡新得度，引见明尊曲来终。

香风吹鐸响玲玲，无数天人作梵声。极乐不过于宝界，争如相唤早归明。”

此五大圣境，乃灵魂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亦即大明尊清净、光明的永乐处。摩尼教徒之所以颂扬五佛，赞美诸护法天王，目地全在于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使灵魂得度，往生净土，永享安乐。

《兴福祖庆诞科》俨然将北方清净、东方光明、南方大力、西方智慧和中央常命等五天界与先意五明子挂起钩来，显得颇具新意，不妨过录如下：

启请中央常命天，虚无妙气佛。以昔大愿力，慈恩满世间。我今虔奉请，降大平安福。以此真如界。大圣湛寂虚无妙气佛，以此净供普献庆诞会上一切圣贤。所谓死得气资以免其死（气佛从骨城想）。气中七变者：气是虚，虚是空，空是无，无是容、容是纳，纳是藏。

启请东方光明天，清微妙风佛。以昔大愿力，慈悲满世间。我今虔奉请，降大平安福。以此光明界。大圣清微育物妙风佛，以此净供普献庆诞会上一切圣贤。所谓身得风力而能举动（风佛自筋城想）。风中七变者：风是力，力是动，动是转，转是变，变是化，化是神，神是通。

启请西方智慧天，养生妙明佛。以昔大愿力，慈悲满世间。我今虔奉请，降大平安福。以此智慧界。大圣养生妙明佛，以此净供普献庆诞会上一切圣贤。所谓饥得食存以免其饥（明佛出脉城想）。明中七变者：明是光，光是照，照是见，见是辨，辨是识，识是分，分是别。

启请北方清静天，长生妙水佛。以昔大愿力，慈悲满世间。我今虔奉请，降大平安福。以此清净界。大圣长生妙水佛，以此净供普献庆诞会上一切圣贤。所谓渴得水活以免其渴（水佛自肉城想）。水中七变者：水是生，生是命，命是荣，荣是成，成是聚，聚是众，众是因。

启请南方大力天，坚固妙火佛。以昔大愿力，慈悲满世间。我今虔奉请，降大平安福。以此大力界。大圣坚固馨香妙火佛，以此净供普献庆诞会上一切圣贤。所谓寒得火活以免其

^① 见前引《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第222页。

寒（火佛自皮城想）。火中七变者：火是香，香是美，美是色，色是好，好是端，端是严，严是威。……共五明身：气及风明水火等力，依卢舍那之所生化，因其日月之所长养，成就五谷及诸花果。为一切命，作一切力。今者众生因其五明，寒得火活以免其寒，渴得水活以免其渴，饥得食存以免其饥，身得风力而能举动，死得气滋以免其死。以是因缘，此即名为生养父母。

据《摩尼教残经》记载“如是五种骨、筋、脉、肉、皮等，以为牢狱，禁五分身；亦如五明，囚诸魔类。”^①净风明使建立世界，“禁五类魔，皆于十三光明大力以为囚缚，其十三种大勇力者，先意、净风各五明子，及呼噜瑟德、嘞喽嘞德，并窞路沙罗夷等。”^②经文中的先意五明子，原是囚禁诸魔的十三光明大力的组成部分，而在《兴福祖庆诞科》便被称誉为“生养父母”。可见先意五明子的地位得到明显提升。我们说霞浦科仪书不仅继承和坚守着摩尼教固有的传统信仰，而且有所充实和发展，应该是言之有据的。近读林悟殊教授大作《“宋摩尼依托道教”考论》，其中言道“实际上，田野调查所发现的明教文典遗迹，都不是作为明教典籍独立传下来，而是杂附于当地流行的其他宗教，尤其是瑜伽教用书之中。”^③笔者对此甚感疑惑，百思不得其解。

综上所述，为了论证《摩尼光佛》等斋醮科仪典籍的摩尼教属性，笔者充分利用现有的摩尼教汉文经典唐写本与霞浦科仪书详加比对，发现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无论在帕拉维语“音译文字”和偈颂赞呗的运用上，还是对“佛法僧”三大信仰的推崇，以及对主要神佛的礼赞等方面，虽因产生时代不同而显出差异，但基本上可以说如出一辙，别无二致。尽管两者的经文中均采用了不少佛教和道教的概念、术语和神佛名号，然而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其宗教本质；换言之，即两者同样保持了摩尼教固有的传统信仰、基本教义、教法和教理。当然，这只是笔者初步的研究成果，尚存很多问题并未展开论述，有待日后作出更加深入、具体的探讨。诚望学界同仁也能参加进来，相互交流切磋，共同努力，把入华摩尼教的研究再次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感谢北京摩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林鋈提供资料。责任编辑：于光）

^{①②} 见前引拙著《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第346页。

^③ 见前引《“宋摩尼依托道教”考论》，载张荣芳、戴治国主编《陈垣与岭南：纪念陈垣先生诞生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05页。